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二十八回 混海龍賺死丁春芳 眾英雄大破火龍觀

話說魯清杜興換好夜衣，將白晝衣服打在小包袱之內，結在腰間，背後背好刀，這才用飛爪搭在房上。往上一問，並無消息埋伏，二人來到了上面。魯清在前，順房往北，來到後殿，聽見北房屋中有人說話，急忙來到西房後坡。就中脊往北偷看，見屋中掌著燈光，正趕上丁春芳要打杜林。魯清說：「杜興，你會學你哥哥說話嗎？」杜興說：「我會。」魯清說：「你要會學你哥哥說話，那可就省了事啦。我叫你說你再說，不叫你說，千萬別說。」此時裡面丁春芳抽杜林一鞭子，杜興說：「叔父我嚷吧，」魯清說：「你別嚷，二鞭子下去，你也別嚷，」後來看見他第三鞭子將揚起來，魯清說：「杜興你嚷吧，咱們爺倆個好走。」杜興這時才說：「老道喂，你別打人家，一個樣的長像可有的是，裡面那個挨打的小孩，不論是誰家的，我承情啦，一定設法子與你報這兩鞭子之仇。我姓杜名林，混海龍的便是。」說完了這些話，爺兒倆個便下房躍出界牆，來到界牆之外，急忙上樹。老道治死了丁春芳，沒找著人。他便叫去兩個水手，將死屍搭了出去，扔在河內，順水漂去，看他們把山門關好。他二人才二次入廟，正趕上杜林，拿著火竹弩出來。魯清看了，就跳下房來。到了廊子底下，說道：「杜林，你可曾將他暗器得下來？」杜林說：「將他的火器，滿全得到手內。」魯清說：「行啦。」杜林這才大聲喊道，說：「師父，紮驢肚子的來啦。」說完這句話，二人飛身上房。那時老道正睡的困眼朦朧，忽然聽見外邊有人喊嚷，老道急忙起來，回頭一看，徒弟小杜林不在身旁，遂叫道：「徒兒為何喊嚷？」杜林在西房前坡答言，說：「兔兒爺，我在這裡啦。」夏得貴一聽，他在房上答話啦，連忙站起身形，一看兜子裡火竹弩沒啦，他便上前先摘下寶劍來，推簧亮出，來到明間，伸手掀開簾子，斜身往西，來到廊子底下西頭。看見房上三面全有人，不由說道：「房上有多少人？」杜林說：「房上有三個人，好你個膽大的惡道！你說跟我有緣，我偏說沒緣。你家小太爺，夜入你們廟堂，為給我朋友報火竹弩燒石祿之恨！將死拋於度外，盡交朋友的義氣。這才來到廟中，盜取你的火竹弩。」老道一聽，不由咳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丁春芳，你死在陰曹，是我辜負了你的金石良言。我罪大矣！不怪你說他膽子太大，我夏某上了他的當了，將你斬首。你的陰魂慢走，我必要與你報仇，非將杜林殺了不可！」說完跳在院中，捧劍一站。西房上沒容老道站穩，瓦先打下來啦，緊跟著人也到啦。老道一躲瓦，口中說：「無量佛，甚麼人？」杜興說：「惡道，現有你家杜二老爺，姓杜名興，人稱小花麟的便是。惡道，你可是飛火燕子夏得貴嗎？」夏得貴說：「正是，小輩看劍。」說罷挺劍便刺。杜興用刀一撥，他道用劍順刀背削來，名為順風掃葉，杜興矮身形縮頸藏頭，刀往上一裹，老道一轉身形，用寶劍施展鳳凰單展翅，往外一撩。老道是身高，杜興是小身量。書說的可慢，這當場動手，刻不容緩。杜興往下矮身稍慢一點，在發髻座上，被劍尖就給帶上啦。這個時候，杜林在房上一捏嘴唇哨子響啦，杜興躍到一旁。老道仰臉一上外，房上人全滿啦。魯清下房將杜興帶走，那東房上下來一人，老道在江湖上也是一個成了名的賊寇，當時問道：「對面來者甚麼人？」那人說：「惡道，你要問我，我乃莫家村學藝，雙鞭將鄧萬雄是也。」老道捧劍分心就刺，鄧萬雄擺手中鞭動手，他用左鞭一壓，右手鞭擡頭就打。老道抽身一走，一轉身劍走磨盤式，橫劍奔腿掃來，鄧萬雄忙用單鞭掛了上來。老道一見，急忙抽劍再走中路，萬雄再躲，老道使了一個海底撈月，分心又刺。鄧萬雄使鞭往下一壓，老道身子跟劍一塊走，他一長胳膊，身子一閃，鄧萬雄一見劍進來啦，往後一仰身，老道一長腰，鄧萬雄可躲開上三路，那左腿上，被劍就紮上啦。北房前坡跳下一人，說道：「大師哥閃開了，徒弟小弟會戰於他。」老道捧劍問道：「對面來者甚麼人？」此人說：「在下姓燕名清，小靈官便是。」老道上說：「無名的小輩。」舉劍往下就劈，此時老道的酒氣可就下去啦。燕清刀背掛劍，老道往下一垂腕子，用了個控劍式，他可就沒掛上。燕清的刀一過，老道用劍往上一撩，他抽刀便走。一轉身，此時老道使了一個外百靈腿，劍腿一齊到。燕清來了個大爬虎，心口著地，往前一撲，腿往起一揚，好像寒鴨浮水是的。底下腿躲過去啦，來了個就地□八翻，到了一旁。那西房上跳下一人，高聲喊叫：「惡道休要逞強！」老道一聞此言，忙跳出圈外，問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此人說：「惡道，我乃東昌府西門外，單鞭馬得元也。」老道說：「對面可是單鞭馬得元嗎？」馬得元說：「不錯，正是你家馬老太爺。」老道說：「你走看劍。」說著捧劍就刺，馬得元往後一撤步，舉鞭就砸。老道看鞭到，往旁一閃身，不由心中所思：他這條鞭，軟中有硬，專打金鐘罩，乃是少林門的軍刀。我聽說過，倒沒會過，不過聽邊北的朋友說過，□分利害，必須小心才是。此時馬得元橫鞭一掃他耳門，他一矮身，馬得元往下一壓，進道向他中臍而來。老道捧劍往裡裹，馬爺一見，忙往後一倒腰，繃鞭往外一兜。老道一看，人家實在有功夫，心中很是佩服。自己往上一提氣，起在空中，一連躲了他□八招，沒把老道裹著。馬得元絕手鞭到，老道施展絕招，叫作猛虎躍山頭，他承鞭就進來啦。往裡一進，馬得元一轉身，因為年歲已大，腰腿不見靈便，被老道用劍尖紮一下子，趕緊長腰縱了出去。南房上下來了巡山吼馬俊，一擺手中水磨竹節鋼鞭，上前蓋頂就砸。老道往旁一閃，用劍一押鞭往裡就掃。馬俊把鞭往上一揚，老道抽劍分心就刺。馬俊往後一閃，躲之不及，右腿上受了一劍。老道與大家動手，帶傷者一片。原來他技藝出眾，武術超群。他吃虧是蓮花門的，要是正門正戶的人，不在左雲鵬之下。當時他與大家動手不提，且說杜林，站在西房上前坡，說道：「魯叔父，我石大哥來了沒有？」魯清說：「來啦。」杜林站在房脊上往四面一看，不見石祿。魯清說：「他在廟前頭河岸那裡哪。」杜林說：「樹林以外的是他嗎？」魯清說：「對。」杜林說：「您眾位看住了老道，千萬別叫他脫逃！我叫石大哥去。」說完，躡房越脊，來到廟外，對石祿說：「石大哥，你還在這看熱鬧。」石祿說：「小肚子來啦。」杜林說：「你快去，把我養活的，全叫雜毛給砸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他有嘎吧呼，厲害。」杜林說：「我已把那個盜來了，您看是不是？」說著用手一按子母釘，嘎吧的一聲，那火弩便打在樹上了。石祿說：「對，倒是這個，不知你拿來沒有？」杜林說：「我全拿來啦。」石祿說：「那我去。」說完二人一齊來到廟牆外。石祿飛身上了牆，房牆不擋，一直來到西殿前坡。石祿將雙鏟取到手中。大聲喊嚷，說：「你們大家閃開吧，他的嘎吧呼小棒捶給拿了走啦。我可不怕雜毛啦。」說完飛身跳了下來，一分雙鏟說道：「雜毛，你看你弄的那嘎吧呼，把我那處的毛，也給燒啦。」夏得貴一想，這個小輩石祿，會沒把他淹死？也沒把他燒死？心中很是納悶。那石祿上前用單鏟一劈他，老道用劍一鎖他的手腕子，當時兩個人便打在一處。那口劍如同白蛇一般，石祿的鏟是上下翻飛。二人各施所能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老道一見，心中暗想他的鏟若是落到我的身上，一定砸的我骨斷筋傷。

書中交代，是邪不能侵正。老道占一邪，那石祿是一正。老道打了半天，累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。就因為他戰敗了□幾個人了，雖然說能為出眾，也架不住車輪戰。如今又上來硬手，那如何能成？此時石祿把雙鏟扔啦，老道一看，以為是軍刀出了手啦。噹哪一聲，雙鏟落地，這個時候，石祿腳步可透亂啦。他腳步一亂，老道一看，心中暗想，他雖有金鐘罩護住身體，我這一劍，也把你頭頂劈為兩半。想到此處，雙手舉劍，蓋頂砍。石祿見劍到，往下一低頭，使了一個餓虎撲食。書說的可慢，當時可快，真是打閃劍。當時給老道來了個揚頭，老道再躲，來不及啦。被他撞一個大翻腔，摔倒在地，連撞帶摔，老道就死過去啦。石祿一看他倒啦，大聲說道：「大清這個雜毛他睡了吧？」魯清說：「沒有，你把他給撞背過氣去啦。」石祿上前，把他右腕子掀起，往懷中一帶，一毛腰，用自己右腳踩住老道的右腿，左手便將老道左腿抄了起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好雜毛，你兩半吧小子！」說完一用力撲哧一聲，竟將夏得貴力劈兩半。

此時天光已亮。魯清眾人，便在廟中將夜衣脫下，換好白日衣服，裡外搜找，直找到廚房北裡間，在牀底下，搜出廚子來。一看他身高在八尺開外，一身藍布衣服，面如重棗，魯清問道：「你姓甚麼呀？」廚子說：「我姓姜，我叫姜三。列位俠客爺，您饒了我的命吧。」魯清說：「上次石祿來到此處，下八步斷腸散，可是你一人所為？」姜三說：「列位俠客爺，您貴姓啊？」魯清說：「我姓魯名清，外號人稱會友熊。」姜三說：「您可把事聽明白了，我從打京都作事回頭，行到此處，我在樹林子裡休息，靠著此廟的後界牆睡著了。後來我鼻孔中忽然聞見一陣清香，我就不知道怎麼來到廟中，原來是被小道童松山用拍花藥給我吹啦，才被帶進廟來。後來又用解藥等把我治好。他們才問我情形，一問我家中還有甚麼人，我說我家中尚有一位姨母，他們便不叫我

出去啦。他們就和我說這個廟裡的規矩，後來知道下一回藥，有我紋銀□兩。他叫我下藥之時，我若違背於他，我的性命就得喪在他的劍下。」魯清說：「好，待我找找找找。」姜三頭前引路，在前頭大殿一找，一個人也沒有。姜三說：「這可怪道，這裡面還有一個水手呢？」不由大聲說道：「列位俠客爺，您拿惡道之時，這個北屋沒出去人嗎？」魯清說：「這個北屋沒出去人。」杜林說：「那麼這屋中還得有人。姜三，你快說了真情話，不但不殺你，還有用處，饒你不死。」姜三說：「我來到廟內之時，就聽見這廟中有婦女聲音，端菜端飯，全是他兩個小徒弟。來來往往的，我到沒看見有甚麼人。」大眾來到了北房西間，還有一個立櫃。杜林上前將立櫃的門打開，看見裡頭有一個小包袱，上寫火竹弩三個字。打開包袱一看，裡頭是個木頭匣子。他將匣蓋撇開，原來裡頭是三□六把，每把□二根。在那一面放著一個長匣子，上寫緊背低頭火弩。杜林一見，心中大喜，連忙將兩個匣子包在一處。這是一句墊筆書，後文書八卦蛇陣時好用，那時他已學會。閒言少敘，且說杜林，他又打開櫃堂一看，那裡面還有兩個包袱。取出來一看，內中俱是道服。再看櫃內，好像有一個銀錠似的。他用手一摳，往起一提，櫃底就掉下來啦。杜林連忙往下一看，下邊是倒上台階，遂叫道：「魯叔父，這真地窖子一個。」魯清問道：「姜三，這裡你來過沒有？」姜三說：「我沒來過。」魯清說：「杜林，你隨石俊章、謝斌、謝春，到外面將那幾名水手捉住。」杜林答應。

當時他們幾個人，一齊出了廟，到了河岸，便將浮橋東邊三個、西邊兩個，五個水手，一齊捉住。杜林一看，河內是六隻小船。怎麼會是五名水手？他看見一個水手，面上有詐，年歲約有四□多歲。便問他道：「這個水手你姓甚麼呀？」水手說：「我姓趙。」杜林說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水手說：「我沒念過書，只可叫趙四。兄弟哥哥們與我起個外號，叫小嘎魚。」杜林說：「你是在西邊這三隻船上啊？」趙四說：「不錯。」杜林說：「你們兩個人，怎麼會是三隻小船呢？」趙四說：「昨天夜裡，觀主把我們那個夥計叫了去啦。」杜林一聽點了點頭，這才叫他們弟兄三人，便將五名水手綁了，說道：「你們五個人，哪個到過火龍觀？」他們五個人一齊答言說：「我們全沒去過。」杜林說：「小子，你們是善問問不出來呀？趙四，你為甚麼叫小嘎魚呀？」趙四說：「因為我水性好，扔下河裡甚麼東西，我能下水找上來。」杜林說：「你住家在哪裡呀？」趙四說：「我住家在正東趙家坡。」杜林說：「此地離你們那裡有多遠呀？」趙四說：「相離也不過三里多地。」杜林說：「你給老道彩盤子。」趙四說：「我不敢。」杜林說：「趙四，你拿這話去搪別人行了，跟我說，我可不聽那一套！我先把名姓告訴你，叫你知知道我是作甚麼的。就衝你這兩隻眼睛，那眼珠來回亂轉，白眼珠上掛血絲，定是不良之輩。你是倚著老道在外欺壓良善，作些傷天害理之事！我姓杜名林，外號人稱混海龍。我是花刀杜家的。嘿，我煩你一點事情成不成？」趙四說：「成，有求必應。」說完他心中暗想，這個小孩要是杜林，我今天大半活不了啦，我曾聽蓮花黨的朋友們說，全拿杜林魯清起誓，我今天一見他，真是名不虛傳。便問道：「杜老爺，您求我甚麼事？」杜林說：「你的仇人把你的底，滿全說給我啦，我在廟裡捉住一個水手，他姓李，叫李倫。」趙四說：「不對，我跟那人有一天二地三四海仇。要是他告訴您，那可不對，他是橋西邊的水手，是老道的一個人。他不姓李。」杜林說：「他姓甚麼呀？」趙四說：「您聽錯啦，他姓紀，叫紀倫。有個外號叫賽蘇秦。」杜林說：「我煩勞你一趙，上你們趙家坡，去給我取一點東西成不成？」趙四說：「取甚麼？」杜林說：「你把你的人頭取來。」趙四就一個冷戰。杜林說：「我在這裡不治死你，咱們有地方，有時候再說。」說完把他腿給別上說：「三哥您扛著。」石俊章說：「誰有功夫扛他呀？提著不成嗎？」當下他們一齊來到浮橋，杜林說：「把他放下去吧，」石俊章一抖手，撲咚一聲，扔在河內。這也是他的報應循環，淹死為止。

杜林又將那四個水手，同著石俊章等，弟兄四人，回到廟中。面見魯清，便將在外面之事一說。魯清先看，杜林出去，他便與宋錦趙庭等，他們令姜三帶路，一齊下了地道。來到了裡面，姜三說：「列位俠客爺，您休要高聲，雖然這裡我沒來過，可是話言話語，我也聽說過。那觀主在世之時，囑咐過這個水手，要是下地道之時，叫門單有暗令子，用手指頭彈門兩下，那裡面女子就把門開啦。」魯清說：「好吧，列位閃開，叫他前去叫門。」眾人答應，紀倫說：「這位大太爺，我要把門叫開，諸位進去搜找完畢，千萬留下我殘喘性命。」魯清說：「那是自然。」紀倫上前用手指彈門，裡面果然有人問道：「外邊甚麼人？」紀倫說：「現有道長的至友來到。」裡面當時就把鎖頭開啦，少時門分左右。魯清等眾人，往裡一看，就見裡邊照如白晝一般，大家一齊往裡走來。魯清說：「何斌，你快將紀倫綁了，用物把他口給塞住啦。放到一旁。」魯清等眾人以及妻子丫環，還有一位姑娘全在裡面。那個姑娘倒捆住二臂，在椅子上坐著，披頭散髮。在牀上坐著一位婦人，牆上掛著一口柳葉刀。魯清便叫杜興，上前先把那口刀摘了下來。杜興上前一拿刀，刀上係著一塊手帕，當時拿手中。魯清問道：「你們是乾甚麼的？」那姑娘來到近前，與何斌跪下了，口中說道：「這位何義士，您得救我。」何斌說：「姑娘快請起，你家在哪裡？姓氏名誰？你怎麼認識我？」姑娘說：「您呀，時常騎著馬跟隨鏢車，從我們村子裡過，我看見過您。您並且在我們門前飲過馬。」魯清說：「這位姑娘你先起來，你來到這裡有多少日子？」姑娘說：「我是前天到的廟中。」魯清說：「你跟誰來的？到這裡乾甚麼來呀？」姑娘說：「我住家在趙家坡正東，地名叫小丁家莊。我和我這位嬌娘來的。」魯清說：「你的嬌娘，就是此人？」姑娘說：「正是這個婦人。」魯清說：「你知道，這個婦人他姓甚麼呀？」姑娘說：「她姓張，我聽我爹娘所說，她叫張錦娘，她有一個外號，叫賽花蝶。皆因我娘親腰上長一個疙疸，我娘出外化疙疸去啦，我這個嬌娘，她帶著我找我娘去啦，一出東村頭，她從衣兜內，拿出一塊絹子來，往我臉上一抖後，我聞見一股清香撲鼻，當時我就不知道啦。」魯清說：「姑娘你姓甚麼呀？」姑娘說：「我姓丁，我的奶名叫玉容。」

書中的墊筆書，這個賽花蝶張錦娘，與夏得貴同牀有染。她在外面專給他勾引少婦，為盜嬰兒紫合車，好取各種毒藥。錦娘如今這麼一想，大家等各有軍刀，自己的柳葉刀迷魂帕被人家得了去啦。如今這可怎麼辦呢？人家囑咐過我說，講的是軍器不能離手，暗器不能離身，如今兩樣全在人手，那就不敢言語了。他看魯清與姑娘講話，她一抖手，就是一毒藥鏢。魯清正說話呢，鏢已打到，他忙一坐身，撲的一聲，正中在發卷之上。魯清說：「好刁婦，這你還走的了嗎？」說完伸手亮刀，嚇得玉容姑娘顏色更變。宋錦說：「姑娘閃在一旁，不要擔驚。」

書中暗表，上面五間殿有多大，這下邊是多大。那張錦娘一見魯清，連忙問道：「亮刀之人，快通報你的名姓。」魯清說：「我姓魯名清，人稱會友熊的便是。」張錦娘一聞此言，不由心中一動，暗想：哎呀不好，原來他就是魯清。下三門男女，全拿他三人賭咒。沒想到，今天叫我張錦娘單趕上魯清。再說他能為武藝一定不弱，他們人又多。想到此處她跳下牀來，上前提手一，右手入兜囊，取出一支判官筆，中間鐵頂針套在中指之上，左手伸過來要奪魯清的刀，把判官筆一擺，便奔他硬咬緊來，當時二人打在一處。魯清的武藝比上人家，大差天地，雖然說張錦娘是個女賊，可是她的武藝超群。兩個人動手之際，錦娘說：「要講單打單鬥，你家姐姐把話說的敵一點，我沒有合手的軍刀，要有合手的軍刀，叫你們這一群小輩一個也難逃公道，全得與我夫主抵償對命！」當下他們過招，也就有□幾個回合，魯清用刀往裡一紮，錦娘往旁一閃身，左手一磕魯清的腕子，那左手的判官筆，便奔他右肋刺來。魯清一見筆到啦，忙一轉身，張錦娘的右腿飛起，一下揣在魯清的後背上。魯清往前出去四五步，忙用刀一紮地，算是沒爬下。此時何斌就過來啦。張錦娘心中暗想，我一個女流之輩，雖然有藝業在身，那也架不住他們人多，跟我來車輪戰呀。我治死一個，算是給我夫主報了仇啦。我要治死兩個呢，那我就算夠了本啦，這不能竟跟他們賴戰法，必須狠一下子。遂說：「對面小輩，報上你的名來，你家奶奶筆下不死無名之人。」何斌說：「我住家正東何家口，姓何名斌，翻江海龍神手太保便是。」兩個人當時打在一處。

書要簡斷。連宋錦、趙庭等，全都甘拜下風。魯清一看張錦娘面色未改，一點喘聲沒有。遂說道：「何斌呀，這咱們大家可講不起啦，杜興你到外面把你石大哥叫了來，可以將女賊拿住。」杜興提著柳葉刀，順著地道就出來啦。來到了上面一看，大聲叫道：「石大哥。」石祿說：「小棒捶你叫我乾嗎呀？」杜興說：「我魯叔父叫我來啦，地道里有個女賊，我們大家全不是她的對手。你去看看去。」石祿把一對雙鏢放在廊子底下，說道：「小棒捶，你給我看著點。」杜興說：「你去吧。」石祿到了屋中，東西裡間一找沒人，二次他出來問道：「怎麼屋中沒有人呀？」杜興說：「您到西間，有個立櫃，打開蓋就看見地道門啦，賊在那地道裡頭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我說的呢。」說完他回到西間，打開蓋，順著台階下了地道。到裡面一看，說道：「你們大家跟著他動

手啦？我來啦。」往當中一站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他們大夥全叫你給打啦？清呀，這個女的也是蓮花吧？」魯清說：「對啦，她正是蓮花。」張錦娘一看，來了個黑大個。問道：「黑漢，你與他們大家是一個黨吧？」石祿說：「不是一黨，我們是兩黨。他們大夥擋東西，我也擋東西。清兒呀，這個叫她家去吧。」魯清說：「你打發她家去吧。」張錦娘說：「膽大的狂徒！你叫何名？你家奶奶筆下，不死無名之輩。」石祿說：「你若問，我姓石名祿，外號穿山熊便是。」張錦娘一聽，他叫石祿，哎呀，原來他就是石錦龍之子，娃娃石祿他與下三門的人為仇作對，他是見頭打頭，見尾打尾，我要把小輩石祿治死，那江湖綠林的好友，可以推我為尊啦。張錦娘每次與人打，沒落過下風。跟誰動手，也是先下手。今天見石祿一到，他也是照樣。左手一晃，右手判官筆就到啦，他的心意是聽見說過，石祿是個橫練，紮剝砍拿全不怕。他全身善避刀槍，自己用筆找他的七竅，金鐘罩就是七孔避不住，所以竟找他的七竅。她跟石祿一動手，今天這個虧就吃上啦。一伸手，筆奔石祿的鼻孔，張錦娘雖然能為高大，是跟別人比上倒成，要跟有能為的人一比，三兩個照面，就得分個上下。石祿看她左手來啦，沒理她。右手到啦，他一撤身。用右手一搭，便將她的右腕給刁住啦，往外一翻腕子，又用左手一蓋她的左胳膊，往外一滑腰，以為他這掌就可以過去啦，那石祿看她往下一坐腰，石祿一立掌往下打來，耳輪中只聽吧的一聲，紅光四濺，骨髓皆出，當時將她的人頭，給砸入腔子裡去啦，死屍倒於地上。那婆子丫環一見，連忙跪下說道：「列位俠客爺，您饒了我們一條命吧。」魯清說：「石爺，在她身上擦一擦血跡。」魯清說：「這位姑娘，快快的請起。老道把你們拐來的，還是自己來的呢？婆兒你住在那裡呢？」婆兒說：「我住家在蘇家坡，趙門楊氏。東村頭路北，我們編席為生。皆因我丈夫病體沉重，死去的張錦娘從我們門前經過，便將我帶到廟堂，與我丈夫求包爐藥。到了佛殿，叫我燒完了香時，她拿了一包爐藥，打開叫我看了看，說是用燈心灰的引子。我一看那個藥，是粉顏色，他衝我一吹，我就糊塗啦。容我一明白，我就來到這裡。」魯清一邊問他，一邊看她臉上的顏色，是嚇得戰戰兢兢。又問道：「這個姑娘住在那裡呢？」姑娘說：「我住家在趙家坡東村口內，我一迷糊就來到此處啦，張錦娘讓我...」說到此處，臊得他面紅過耳，不肯再說。魯清說：「你快將這個姑娘送到趙家莊，老道的財物，你可知道放在那裡？」楊氏說：「在東掖間後房簷有個牀榻，這牀腿帶轆轤，往旁一推，就可露出金銀的箱子來。」魯清一聞此言，忙與眾人來到東掖間，看見牀下四邊有兩隻箱子，上頭封皮，便叫何斌把那封皮給挑啦，看看裡頭有甚麼物件？何斌上前將封皮挑下去，開了鎖，打開箱子一看，裡邊全是錦皮光亮物品，細軟物件。值錢的珍珠瑪瑙，大家全給拿淨。那錦繡緞子、綢子等項，撿那好的叫楊氏拿去。眾人把兩位女眷送出地道，另外叫三手將電籠、銀面太歲朱杰，在她二人的身後，暗暗送到趙家莊內，向他們家中代說此情。魯清又向楊氏問道：「你家可有大車？借我一用。」楊氏說：「有。我家雖然沒有，我可以給您借去，為的是答報您救我們之情。」當下電、朱二人將他們送走。魯清又派宋錦、趙庭，令他二人，去到廟外，圍著廟來個彎兒，以及河南河北，全查視一遍。宋、趙二人答言，照計而行。

到外邊一看，此時已然過午，來到廟外，往東一看，一眼看不見村莊，來到正北，往四下一看，並無村莊，又轉到正西，也是沒有村莊。二番來到正南，過了小橋，往南一看，趙庭說：「我的兄長，這座火龍觀，四週不靠，你我二人回到廟內，稟報魯清。這座廟留不得，要是留下，僧道入廟，將來一定也學壞啦，難免的引入江湖之人，作旅客之害。」說完二人回到廟中，對魯清一說，大家全說有理，便把紀倫放到廊子底下。魯清往東南一看，謝斌、謝春、石俊章、杜林，他四個人也回來了。便將擒住水手之情，學說了一遍。魯清便叫他們把綁繩給打開，那水手們跪在地上苦苦的哀求，說道：「列位俠客爺，您千萬的饒了我們吧。問我們甚麼，我們說甚麼。」魯清說：「我來問你，你們都姓甚麼？」有一個答道：「我姓張，我叫大張。」魯清說：「大張，我來問你，這些個小船，是你的，還是老道置備的呢？」大張道：「這是老道花銀錢置備的，僱了我們六個人，每人一個月工銀五兩。打魚的魚網，可是我們自己所置，打上魚蝦來，賣出的錢，歸我們三個人所分。我們一個人，前五天在浮橋以東，撈上魚蝦歸我們三個人。後五天歸他們三個人，在浮橋以西去打。出多少魚蝦，滿歸他們三個人。那時我們三個，也不能閒著，輪流著從河岸上南北這兩股大道上走，由火龍觀到趙家坡，不足四里地，早晨走一個來回，正午走一個來回，天將黑的時候，再走一個來回。若有往來行人，無論男女，將他引進廟堂。無論客人有錢沒有，老道是給我們五兩。」魯清說：「大張，你已引進多少人來啦？」大張說：「列位俠客爺，我們幾個人，誑進一個老者來，在方家中居住。老者姓方，名叫方萬山。老頭拉著一頭驢，驢身上有一個褥套，他們是這樣規矩，如果是兩個人誑進來的，五兩歸兩個人分。三個人誑進來的，也是平分，到了五個人，或是六個人啦，他就給我們加三兩。可是我們往進帶人，是只見人進去，不見人出來。不用說老道一定有圖財害命之情。眾位俠客爺，您再想想，不是就為五兩銀子嗎？斷送了一條人命，那死去的冤魂，就許纏繞於我。因此後來我們決不往進引啦。」說話之間，水手們看見老道被人力劈兩半，那紀倫被捆在廊子底下，四名水手公舉，異口同音說道：「眾位俠客爺，這個紀倫，可留不得，您把他送到當官治罪，或是您把他處置了。這小子俐齒能言。他到外邊四鄉八鎮，給老道探聽音信。他有一個外號，叫賽蘇秦。在那裡鋪戶、住戶，要是有美貌的婦女，被他看見，他回來稟報惡道，惡道便在夜間，前去彩花。有那不從的主兒，即被老道斬殺。我們打魚蝦，時常打上男女的人頭來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們四個人把話聽明，看見我們大家沒有？我們是到處除暴安良，你們四個人可知道？哪個村莊有好淫之人，或是那欺男霸女之輩，將他們說了出來，與你們四個人無干。我們前去處置他人。」四個水手異口同音說：「沒有。」魯清說：「這六隻小船，歸你們四個人所有，專在河中打撈魚蝦為業。」四個人點頭答應。

正在此時，朱杰、電龍弟兄二人，送人借車輛回頭，電龍上前說道：「魯爺，我們送到他們家中，由楊氏給借來一輛。那玉容姑娘倒給借來兩輛來。」魯清、杜林爺兒倆出外一看，那兩個趕車的，長得忠厚樸實，並非奸詐之輩。有兩個年長的，一個年青的。便問那個年輕的：「你是哪裡的呀？」那人說：「俠客爺，我是小丁家莊的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姓甚麼呀？」那人說：「姓丁，名叫丁祥。多虧您諸位俠客爺，將我的老鄉丁玉容救回到家，我這裡謝謝您啦。」當時跪倒行禮，魯清令他起來。這才回到廟中，到了地道東裡間，把莊榻往西一挪，露出箱子來，急忙取出金銀。各處全行搜找遍啦，裡面各處查看明白，便將一切金銀與貴重物品，全搭了出來，拴繫車輛。又叫過廚子與四名水手，每人賞銀□兩。廟中的東西，任憑你們取，外河裡每人一隻船，其餘兩隻歸姜三所有。又囑咐他們五個人：「以後你們再給凶僧惡道當下手，被我等查見，是定殺不留！」五個人異口同音的道：「列位達官，這個賽蘇秦紀倫，您可千萬別留他活命，這個小子要是留了活口，他上正北九天玄妙觀，那裡九手真人李玄清，是老道授業的恩師，那紀倫他上玄妙觀，是常來常往。我們五個人的家眷，住在哪一村，他是盡知。他一個人要是逃了活命，那我們五個人連家眷全不用活啦。」說著話一齊跪倒塵埃，五個人又說：「他俐齒能言，他專在外面給老道彩盤子，年輕婦女，死在他口中的可真不少。您要放他，把我們五個人全殺了倒好，要放可千萬別放他，我們五個人的陰魂，到了地府陰曹，跟他都完不了。」魯清說：「這也不能竟聽你們五個人一面之言，你們要是平素與他有私仇呢？今天趁著機會，借我們的刀報仇，那可不行。我的刀雖快，不能被別人利用。」杜林說：「魯叔父，可以把人塞口之物取出，追問他經過情形。」魯清一聽有理，這才上前把他口中之物取出。問道：「你倒是姓李呀，還是姓紀呢？」水手紀倫說：「我真是姓李，您別聽他們的。」杜林說：「那麼你上玄妙觀去過幾次？」紀倫說：「您貴姓？」杜林說：「我姓杜名林，混海龍的便是。」紀倫一聽，心說：壞啦，今天我遇見他二人，就是把唇齒說破，舌尖說焦，也是白費。杜林叮問道：「你到是去過沒有？去過幾趟？你要是實話實說，可以饒你不死。」紀倫說：「杜小爺，我來到廟堂，就是去過一趟。」杜林說：「你乾甚麼去啦？」紀倫說：「我家少觀主，叫我去見老觀主，拿來五路的薰香。」杜林說：「他們師徒對待你，有甚麼意外的好處呢？」紀倫說：「要提起他們師徒對待我，為人說話，不可忘恩負義。」杜林說：「是啊。」紀倫說：「對待我實在是恩重如山。」杜林說：「你去到玄妙觀拿來五路薰香，難道說，這裡不會製造嗎？」紀倫說：「這裡不會製造。」杜林說：「你把香拿了回來，那老道才能在外做那傷天害理之事。魯叔父要不然這樣辦吧，咱們走後，把他倒掛在簷間，我們走後，你要把人喊了來呢，那就算是你命不該絕。如果喊不了來呢，那就算是你的報應循環，不與我們弟兄相干。」紀倫心中所思，只要有我的三寸氣在，足可以有人將我救下。那時我到九天玄妙觀，前去報信。杜林眾人，將應用物件收拾齊備，看天色已晚，便將紀倫掛在明桅之上，大家出廟。

杜林二次進來，把廟門關好，飛身上牆，來到廟外，那姜三與四名水手領走船隻。這裡眾人，趕著車輛，直到趙家坡，來到店中，令他們清算賬目，付完了錢，將各人的馬匹拉到店外，眾人接過馬匹。杜林說：「魯大叔，咱們男子作事，非狠不毒，不能作事，可是分在那裡作事，您眾位先走著，我與魯大叔，回火龍觀，這個廟留不得！因為他孤立一座廟，再有江湖人人在廟裡，那時也不是好地方。」大家說：「好吧。」他們眾人往前邊走去，這爺兒倆往回走來。且說廟中紀倫，在明柅上掛著，不由自己心中暗想：這裡很大的一片事兒，誰知老道被人斬殺。頂大的事，化為烏有。我必須喊叫一聲吧，他這才喊了一聲。繼而又一想：哎呀，好利害的石祿，一掌打死了張錦娘，可是她素日所作所為，也算命當如此。他們對於往來行路的，治死無數，良家婦女，也死不少啦。兩個人收緣結果，可說是報應啦。我紀倫要從此逃了性命，決定改過前非，回我正北紀家寨，先去與我觀主送信。想到此處，他又大聲喊嚷，說道：「外面有人來，進廟快救我。」喊完了他暗想說：「我跟我觀主學會了胡哨，可惜兩手被捆，不能捏嘴。胡哨不能響，誰能知道我在這裡呢？」

書中暗表，紀倫做下了傷天害理之事，惡處與老道相同。他引誘少婦長女，損處特大，理應遭報，所以今夜才如此。且說杜林、魯清，從打趙家莊，行走如飛，來到了廟的東界牆以外，聽見裡邊紀倫喊嚷。他們爺兒兩個繞廟兜了個彎兒，然後的換好了夜行衣，寸排烏木鈕，結絨繩口手絆，背後傢伙，青絹帕蒙頭，前後撮打拱手，兜襠滾褲，上房軟底靴襪，圍打半截雞抓的花蓬腿，收拾緊襪利落。白晝衣服，打在抄包之內，圍在腰中，抬手動腳，不繃不弔，這才來到牆下，飛身上牆，跳在院中。往各處看了一遍，杜林說：「魯大叔，您到後面把他後殿給點啦，我在外邊給點。」說完爺兩分開，魯清來到後殿，到了鶴軒，細看沒有甚麼，火褶子先把窗戶給點啦。當時烈炎飛騰，金蛇亂串，火光沖天。他又到東西配房，也是如此的給點啦。然後上了東牆，站在東牆北頭，捏嘴哨子一響。此時杜林在前殿，也是如此的把殿給點著啦，往後面來找魯清。爺兩個會見之後，跳出了廟牆。此時全廟已著，滿天紅光。二人來到樹林子內，往西看著，此時中殿上吊著的紀倫，是心中亂成一片。心中後悔，暗說我不如辱罵他們一頓，叫他砍死，倒落個快。如今堪堪燒死，我曾在殿中抽過一回籤，拿到玄妙觀，叫老觀主批講過。老觀主說我將來臨危之時，火化其屍，佛祖的簽帖不說謊言，如今果然如此。急得他渾身出汗，少時中殿也著了，嚇得他嗓音都變啦。大殿火已起，少時燒得片瓦無存。魯清二人在林中觀看，所見正西來條黑影，到了他們跟前，沒說甚麼，口中作出吃的一聲，向東跑去。魯清忙問甚麼人？前邊又吃的一聲，二人連忙追了下去。少時前邊那條黑影，蹤跡不見。魯清說：「杜林，你看此人是蔑視咱們倆，要憑咱們的腳程，會沒追上？這個人的腳程，真叫比咱們快呀！」正說著，由後邊打來一塊大土塊，掉在他們眼前。二人忙注目一看，那條黑影又飛了來，砸了他們一下子，飛了過去，直向何家口而去。他們爺兩忙向前追去，直追到西村口，前邊那人又不見了。二人到了林中，換好衣服，這才進村子，來到祥平店，上前叫門，裡邊問甚麼人？魯清說：「我回來啦。」裡邊有人開了店門，他們進去。來到裡間，問道：「列位老哥，咱們這裡來了人沒有？」徐國楨說：「沒有。」

書中暗表，徐國楨自從魯清帶領眾人走後，他便派出鏢行老為前夜，他們些位為後夜，大家注點意，看守此店。一來為保護他們母女，二來保護何大弟的屍首。倘若他們走後，店中出了點甚麼事情，那時咱們大家的名姓，可就栽啦。魯清、杜林爺兩個，利口能言。事後叫他們拿咱們當話把，那可犯不上。書中一句筆畫書。鏢行老，鏢行五老，以及三老、二老，他們都是著了名的達官啦，徐國楨、蔣國瑞，平日竟說胡言大話。且說閃電腿劉榮，在暗中說道：「死去的我那何大哥，我二人就差是一個娘生養的，上火龍觀去報仇，也用不著我劉榮，可是我要不去呢，那魯清、杜林必然說我畏刀避劍，怕死貪生。哪裡我劉榮也得到。何家口一片盟兄拜弟，恐怕有個疏神大意，放心不下。我替他們累碎三毛七孔心，我與何玉神前結拜，情同手足。此次我隨他們來到火龍觀，還得回去查看一遍才放心。因此他每天夜內，必須先到何家口一次。火龍觀平了之後，大家往回走著。他這才說道：「馬大哥，這裡事情已完，我跟你們不能一同走，我必須先回店去。」說完一毛腰，就往東走下去啦。劉榮一邊走著，聽不見有馬蹄車聲，知道相離遠啦。他便岔道往北，翻回火龍觀。一邊走著，他心中所思：魯清、杜林，你們爺兩個，事事都想絕啦！你們是藝高人膽大，真正江湖俠客劍客你們沒有會過。那金針八卦左雲鵬，在臨安城正東，獨自一人立過三教會，一針定八卦，分為八八六四門，自造轉牌。那左雲鵬所稟徽宗皇帝御筆欽封，因此這轉牌上面乃是聖旨一樣。左劍客與我賀過號，閃電腿的便是。你等又有甚麼經驗呢？一邊想看，便走到了火龍觀。看見前後殿已然完全著啦，往東送去一日，看見他們爺兩個站在樹林子那裡還看啦，因此又戲耍他們。一連三次，然後自己便回到了何家口。魯清、杜林也回到何家口。魯清問徐國楨、蔣國瑞、李廷然：「三個兄長，我們大家掃滅火龍觀，這裡來了人沒有？」三老一齊答言：「這裡有我們弟兄，那還有人來，除非他肋生雙翅？」魯清說道：「三位仁兄，我與杜林他們，火燒廟宇之時，我們在廟邊樹林中，從我們眼前過去一條黑影，他怕我們看不見，口中還吃的一聲，我們問他是誰？他吃了一聲，順著大道，往這裡而來。後來會把這條黑影追丟啦，我們爺兩追的沒有了人啦，還能跑嗎？後來從後邊扔過一塊土坯，掉在我們眼前。那人又從我們身旁，擦著衣服就過去啦。」徐國楨說：「賢弟你沒看見這個人嗎？」魯清說：「看見啦，就是沒看準臉面，此人實在腳程快。」徐國楨說：「魯二弟，江湖的人實在無法訪查，比咱們高的傲的可有的是。咱們弟兄們場中誰也滅不過我那大弟石錦龍，他跟誰也沒狂過傲過。與多大的能人動手，前五招不開門，自稱藝業淺薄。他自立大六門，第四門，一門有三種軍刃，槊鞭鏢，蓋世無雙，現下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呢？」說完這些他們又談了半天閒話。

天光已然大亮。魯清說：「咱們候等大家吧。」書要簡斷，一連三天，他們眾人才回去。這裡有馬德元上前叫門，何忠上前與大家開了門。眾人說：「都回來啦。」當時有人傳進話去，眾人一齊往內。馬匹交給店裡夥計，刷飲喂溜。夥計問：「這三輛車怎麼辦呢？」何斌說：「那就聽我魯叔父的吧。」眾人一齊到了裡邊，德元見了魯清說道：「魯清，你們怎麼早就回來啦？你們回來怎麼不給我們話呢？省得我們在中途路上等著。」魯清就把路上所遇的事情，細說一遍。大家這才明白。魯清出去，吩咐夥計們把三輛車卸了，忙打開銀錢箱子，從裡面取出銀子來，是每人二兩，另外囑咐他們說道：「你們村莊裡外，要有土豪惡霸，欺壓安善的良民，可以來到何家口祥平店報信。若有土豪不舉，那時被我們訪查出來，可小心你們的腦袋。」三個人說：「不敢。」說完趕車走啦。魯清問道：「咱們列位裡誰帶了傷啦？可千萬早一點上藥調治。咱們不久，就要夠奔西川，好與我那死去的兄長報仇！務必殺了那銀花太歲普鐸與那二峰，將三寇的人心人頭，拿回何家口，好與我那何大哥祭靈來。」大家連連說是，有那被傷的主兒，趕緊調治。過了些日子，全行治好了之後，魯清問大家傷好了沒有，眾人說：「都已好啦。」這才在一處商量此情。外邊有人回稟，說：「有山東清江四大冷海，西海岸上家台，二位達官求見。」大家聽了連忙往外，到了外邊一瞧，倒有許多從不認得。這裡徐國楨問道：「你們二位是誰？可恕我徐國楨眼拙。」就聽那個紫臉的說道：「這位老前輩您貴姓？」徐國楨自通了姓名。二人一聞此言，連忙上前拜倒，說道：「老伯父在上，現在我們於成鳳、華成龍參見。」徐國楨說：「你二人快請起，您二人我怎麼不認識呢？」於成鳳說：「那是您不認識，要提起我師父，您准得認識。」說話之間，劉榮也走出店外，在人群中他說道：「誰來啦？怎麼不讓他們進來呢？省得在店外說話。」及至見了這二人，他說：「你們兩個人，還不上前與他等行禮？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回到店內有甚麼話再說吧。」眾人當時到了裡面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